



很乐观。男人是什么？男人就是‘堵枪眼’的。”

家庭聚会上他穿黑衣演黑天鹅 他不能做对不起观众的事情

“元旦的家庭聚会上，我穿上一身黑衣，小女儿穿着白色纱裙，我们一起表演了一段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！我这只‘黑天鹅’还挺招‘白天鹅’喜欢的。家里始终充满了笑声……”谁也想象不到，这位银幕上的“硬汉”竟想变成一只女儿喜欢的“黑天鹅”。

杨老告诉我，他的两个女儿都是他心目中最懂事的女儿。大女儿9岁时就失去了母爱，但她却很有爱心，她妈妈生病期间，她就学会了做很多的家务事情，自己洗衣服做饭吃，后来她妈妈去世了，给她的打击很大，但孩子振作起来了。她又悉心地照顾着外婆，一直到外婆90多岁离开了人世。小女儿如今也长大成人了，她也非常可爱，是他的骄傲。女儿曾这样深情地说：“我眼中的爸爸除了和观众一样以外，他不像在外边看到那么严肃，爸爸在家里很慈爱。他是我最好的父亲。”

“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天堂，但总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源泉，亲情是无论如何不能割舍的……”杨在葆谈起家庭，说这就是他最好的总结。他说：“处理好夫妻关系，相互之间应该是‘我爱你’，而不应该只是‘我爱我’。这是我对家庭生活的准则。我觉得，一个家庭，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能和睦幸福；如果只是‘我爱我’，十个家庭有九个不幸。”

有好几次，杨在葆遇到打车或买东西时，被一些40多岁的影迷认出后，就是不愿意收他的钱，他们说，他们年轻时就是看杨在葆的戏。这些话也一直让他觉得很温暖。

“我很高兴观众们还能记住我。”因此，杨在葆说，他现在还是很想拍电影《血，总是热的》的姊妹篇，想拍《代理市长》的姊妹篇，他还想演一个退休后的“代理市长”。为了这些理想他去办公司，可是，他却坚决不肯拍摄广告，“演了那么多戏，观众对你有一定的信任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，你现在（去拍）那些广告很不得当，因为很大一部分（广告）水分太大，这是犯罪……”他的心里永远都装着观众，不能做对不起观众，对不起艺术的事情。杨在葆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！尽管他至今不是党员。

这些年来杨在葆一直不愿接自己不喜欢的角色，他的舍得放弃和甘受清贫，在演艺圈里受到好评。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我们还是很需要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。谈起这个，杨在葆心里充满激情：“我的生活一直很平实，没有炫目的色彩，没有耀眼的光环。”

受杨在葆的影响，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生活在平静淡泊之中，远离了演艺圈的浮躁与喧闹。

“我很喜欢平凡，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圣贤，每个人都是普通人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平常心。有了这种心态，我们才能彼此学习，互相超越，才能感触彼此平凡的情感，并且从平凡的情感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。”

杨在葆没有什么别的嗜好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电影艺术。看片、谈表演、钻研艺术可以让他忘了一切。他说：“我不喜欢做‘秀’，演员要拿自己当人，不要当猴子！要尊重艺术、尊重自己。”他就是这样，要留下一颗金子般的心。他对书画亦颇有兴致。一俟有闲，他便拜师当徒学习书法。大有童心未泯、学无止境的兴味！

杨在葆告诉笔者，他一直将自己在1979年自作的白话自勉诗来勉励自己——“莫徒有虚名，莫做行云萍。已有的只是过去，未获的尚在征程，不可稍停。挣脱世俗的羁绊，鄙视粉饰的花红。浮云易成梦，瓶花瞬凋零。铸心中前行，前行，无止境。人生路难行，立大智大勇，百折不回。风吹浪打，信步闲庭。”

“人生就是一幅自画像，你每天都给自己画像，我特别有这个感触。”——这就是杨在葆！在他的自画像中酝酿着忠诚、善良和执著！

（上接10、11版）

在监狱里，他每天只能靠喝一点稀饭填充肚子，但他相信天会亮的。他担心最多的是母亲。那时杨在葆每天祈祷着希望母亲能等到自己出监狱的那天。他最怕的，就是母亲辞世时自己在监狱中，无从尽孝。有一次，前妻无意识中给他捎来了一块白手绢，令他坐立不宁，为什么是白手绢啊？难道……

终于得见天日，但与他相濡以沫、患难与共的前妻却因为终日在抑郁、操劳的折磨下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。1983年初，前妻被查出患了尿毒症。他一听心似针穿刺。那时他正在拍摄《血，总是热的》。“妻子住院了。那时候还没有血液透析，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。她的病完全是因为郁闷压抑而造成的啊！我拍戏时，只要一听到人喊有我电话，说长途，我的头都快炸了……”

那段时间，只要有时间，杨在葆就会回到上海的医院陪护前妻，但前妻总是含着泪眼劝自己的丈夫赶紧回去拍戏，怕给国家造成个什么损失。在医院里，他悉心为生病的前妻梳头发，因为生病脱发很多，杨在葆将前妻的脱发一一收集起来。前妻最终撒手离去，让这位铁汉几乎痛不欲生。前妻离世后，杨在葆悲伤地把头发放在了骨灰盒中。

可是，硬汉总有他的选择，在杨在葆前夫人去世的第三天，他就去拍戏了。“不能不去啊，作为一个演员，在需要救场的时候必须站出来！必须得去演戏！”这个使命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在那样的时候不把悲伤的情绪蔓延出去，也是他的使命！

现妻照料他前妻母亲 他用粉红色餐巾纸给现妻写情书

曾一度，在前妻去世之后，杨在葆一直是拒绝感情，即便是现在的爱妻陈丽明，最初向他表白真情的时候，他也是拒绝的。他说：“我和我后面的爱人是演戏演出来的缘分……”

陈丽明生长于桂林，18岁时已成为广西桂林彩调剧团的“台柱子”。她所饰演的刘三姐形象在当地家喻户晓。1979年，陈丽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在经过4年专业培训后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，成为一名专职电影演员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

1984年，拍摄电影《双雄会》竟让她与他相识了。杨在葆说，当时他和陈怀皐导演去八一厂挑演员，“陈导半开玩笑说，在葆，走，跟我一块去八一厂，我说干吗去，他说去给我找媳妇去。因为我在片子里演张献忠，片子里缺一个八夫人。在厂里的一个小平房里，我们见到了陈丽明。那是夏天，她穿一件旧的连衣裙，脚上还穿一双拖鞋，人很大度。我当初没说一句话，就走了。我记得她给我们还拿了一瓶汽水喝。走了之后，一上车，导演就问我，这个人怎么样。我说这个人不像八夫人，倒像个正宫娘娘的那种，她那副严肃的长相，哪像个小妾……”

杨在葆待人很真诚，身边那些与他合作的人都和他相处得很好。在戏中，他和陈丽明演对手戏非常默契。后来他发现，这是个自强自立很有个性的女人，在很多方面竟与自己的个性是相通的。“后来，我们在另一部戏《代理市长》又合作了。慢慢

地我发现她对我非常好，她很会关心体贴人的。她对我的孩子也非常好。但我那时根本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我确实没有那样一个资格去产生追求她的意图……”

“因为我的条件不好，我身边带着两个孩子，还有岳母也跟着我们在一起生活。北影厂一天给我一块二毛钱的补助，那些钱我都留在家里面了，让老人孩子用，经济上很困难，哪敢接受她的这份感情……后来，我还明确地告诉她，我是一个‘处理品’，而你还是个大姑娘，还没正式谈过恋爱，家里人会反对的。我比她大20多岁，要是这事发生在我的亲戚身上，嫁个这样的人我也反对……”

1986年他们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他们的浪漫生活其实才真正开始。那时候，他们俩各忙各的，很少在一起。那时候没有电话，打不起长途，就靠写信，现在他们还保藏着那些真情流露的两地书呢。杨在葆很喜欢书法，也很有激情。有一次，他惦记着家里人，竟在外地的一个宾馆里随手拿起了一张粉红色餐巾纸写起了“情书”，这些，他的妻子陈丽明至今也还记得。

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件物品都散发出温馨的家庭气息。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杨在葆的家中始终挂着他前妻的遗照。有一次，他的一个朋友来了，见此便劝他别这样。没想到心胸宽广的陈丽明听了反而赶紧阻止……结婚后，夫妇俩还尽心地赡养着杨在葆的前岳母。“后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前岳母患了乳腺癌，丽明悉心照料她。晚上，多少次她一个人送我岳母去医院看病做检查……那时候，我们住的是公房，家里很简朴，连卫生间都没有，洗澡都要到澡堂里去洗。她就带着我前岳母到澡堂子去洗澡。我非常感动……”

面对自己现在的妻子，杨在葆心中酝酿最多的还是感激，铁血男儿也总还是会有他的柔情似水，只不过这些只有他身边那个与他甘苦与共的女人最能体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小杨在葆22岁的现任妻子也不会说出：“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嫁给了杨在葆……因为我就是觉得他人特别好。他人很坦荡，不虚伪，不作假，有社会责任感。所以我认定他的时候，应该是苍天给我的这样一个缘分。心地很善良，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我才跟了他。生活这么多年，更觉得他是个挺完美的丈夫，他是儿女心目中最慈祥的爸爸。”

然而就在这个新的家庭终于组建起来，马上就要开始幸福生活的时候，命运再一次把灾难降临到杨在葆的身上。唯一的儿子病了！尿毒症！这一年是1996年！

在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，杨在葆觉得是个致命的打击。他失踪了整整一下午，他想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是，骨肉亲情，没有孩子的人是不会理解那种牵筋动骨的痛的！杨在葆哭了！好在儿子的性格和父亲一样坚强，因此并不希望父亲天天陪在身边。但是杨在葆时刻关注着儿子的病情。儿子的病情几次反复，经历了几次生死考验。每当这时候，杨在葆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儿子身边，日夜陪护。吃儿子吃剩下的饭，直到儿子恢复。

杨在葆说：“我非常相信，只有面对现实（才能赢）！说真的，儿子是我的骄傲。我的儿子很勇敢，他也像我一样有一个坚强男人的个性，很血性，